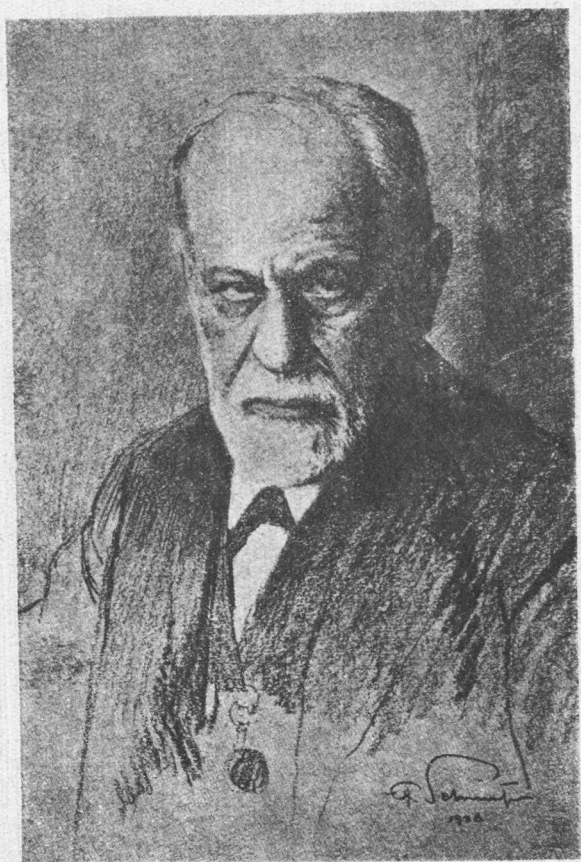


章士釗譯

漢譯世界名著

弗羅乙德敍傳

商務印書館發行



像 肖 歲 十 七 德 乙 羅 弗

27.5.1929.

PROF. DR. FREUD

WIEN, 18. BERGASSE 19

[illegible]

札 手 近 最 德 乙 羅 燕

(者譯與日七十二月五年九十二百九千)

弗羅乙德敘傳

第一章

自敘之事。詳略輕重。難得其宜。知言之士。每加慨歎。吾讀『醫家敘傳』。卽見同人頗復苦之。至吾執筆。苦且更甚。何也。吾之生平學行。公表於世。已不止一二次。避復既難。虛構云胡其可。吾重思之。本編實用。將未見如世所期也。

心解初布於世。在千九百又九年。時美洲渥斯特大學二十周年紀念。余以都講見招。曾臨席五次。每次各爲紀錄。略道斯學梗概。距今未久。彼邦有刊叢書。詣吾求稿者。吾拒之。以『二十世紀初期學史』已列專章。詳敘鄙著。無取疊床架屋爲也。在此二者之間。千九百十四年。復撰『心解史略』一書。凡此科逐年闡發之迹。及余附致綿薄之狀。疏舉頗細。今吾勉開生面。力脫複沓矛盾。

之弊。斟酌主客。述如下方。史筆乎。自紀乎。余何敢知。世之君子。覽觀可已。

千八百五十六年五月六日。余生於梅衡之自由市。卽今屬於捷克之一小城也。父母爲猶太人。余承其籍如故。祖先流寓來因河畔甚久。——憶爲科崙——十四十五兩世紀中。猶太種人。爲世窘逐。吾家遠難。爰遷於東。流離至於十九世紀。始得由裏洮返居奧大利。以迄於今。始吾四歲。來維也納。周歷學級。循序無迂。在中學充領班生者七年。學行未居人後。漸立時譽。家本貧也。而吾父未嘗介意。余之所職。慨令自揣近性。慎加抉擇。醫之爲業爲學。時余並無特好。餘更難言。然求知之欲甚盛。以謂惟人類相與之誼。爲足擎討物質諸科。抑又其次。平居自念。凡辨物明紀之用。能爲人類完滿。此誼始有真值。爾他非所喻也。余籌思間。達爾文天演之說。頗稱彪炳。似於世間胞與之義。獨見其大。又格特之論自然。優美無倫。余在受證離學以前。聞人演述格特勝義。忤然有動。而策名醫門之志決矣。

千八百七十三年。依階入大學。爲時未久。如夢乍醒。蓋余籍猶太。與有國者立。竟下一等。人卑視我。隨向可見。而余自堅其志。曾不芥蒂。夫當奴於世俗。種姓鄙劣之見。自以弱族孤門。爲辱竊所

未解以此之故。人不我與。因而未同。恆人共受權利。吾殊無悔。謂以篤志願學之子。卽人緣乏絕。宇宙間亦應有小小營宇。供其迴轉。余初涉世。卽逢橫逆。每日所接。俱屬異己。勢惟一憑膽智。奮竦而往。此藥石也。後來稍能自持。不爲世屈。未始非得力於是。

余治學之方。孤特而好深入。在學期間。所接諸科。皆中吾好。頗覺天下無不可就之業。然嘗讀格特之詩矣。梅非斯脫爲語其實曰。

置身學術園。迴環亦何與。

人生知有涯。所得能幾許。

余卒於蒲玉克之生理試驗室。覓得專心致志之地。學旣有趣。師友亦足敬慕。蒲氏令專治神經組織。余孜孜爲之。績用尙不甚惡。自千八百七十六至八十二年。余之學歷。幾於無間。久始實見之助教一職。人且謂余必得。然除病理學外。他們殊未注意。用力彌懈。八十一年。初獲普通醫博之號。亦云遲已。

翌年。父戒吾曰。生事惡。不當驚理而荒實。雖乏遠見。意極誠摯。吾師頗不謂然。惟余卒從父志。

舍試驗室。而求供職醫院。居無何。被任次醫。各部皆往執務。且有半年之久。與梅勒特相依爲業。梅氏固余始隸學籍、讀其書、敬其人者也。

然余仍抱曩志。以窮理爲歸。先入之見。驟未可去。蒲玉克曾以下等魚類之脊髓爲題。令篤治之。余乃移作探索人類神經系之資。力攻無已。時胡芮赫悉深通斯學。所持『參差界形論』號稱發明者。初張於世也。余更獨擇腦脊髓間之通道爲一標目。殫意考之。所趨愈狹。用志愈專。比於大學當年廣稽博覽之狀。適爾相反。博一精神。逾久未佚。余之好持偏見。其或以此。

余今篤守腦試驗室。與曩於生理室相若。將腦脊髓間纖維動靜諸態。委細研治。此門之學。乃余在院期間。爲之嚆矢。葉丁格以治腦有聲。頗謂余能。茲試驗室者。梅勒特實介余入。後雖不與同事。得廣續假用如故。一日。梅氏告余。『吾老矣。新法艱於作驗。惟子治腦解剖學有見。誼當竟其全功。吾之講席。以屬子矣。』余聞而大駭。以名義之大。非吾所勝也。婉謝之。然老者嘉惠宏獎之意。迄未敢忘。

世俗之見。以謂腦解剖學。於生理無所開益。余求應世接物。不得不究神經病學。然斯學設備。

在維也納至不整齊。器械散置內科諸部。人惟自師而已。欲利公器以資研習。殆非可能。洛特那格草『腦位論』時議非之。彼且謂神經病理。無庸別於內科。立爲專目。同時曠覽當世學林。惟法蘭西沙、笥之名。極爲焜耀。自計先於此間得一神經系講師末職。旋往巴黎。別訪名家矣。

其後數年。余爲醫家助手。於神經系之器官諸疾。頗有心得。並將鄙見公表於世。漸以此門專家見稱。阿蒲樂加答即腦髓脊間通之拉丁語名之病源何在。吾指證朗朗。病理解剖學者都無間言。以多發性、神經炎之、診斷案。貢之維也納大學。請求驗勘。自余始。凡余所列徵候。死後檢尸。足相印證。美國諸醫震於虛聲。見延講演。因以斷爛不正之英國語。就余考治。次第陳述。不意神經病症。余竟未盡通曉。詞涉有頭痛鋼疾之神經病。謂是長期有限腦膜炎之徵。聞者大譁。余爲輟講。由今思之。不佞誠孕理未熟。彼等攻詰實也。而當時急求自解。則謂維也納之大家。以神經衰弱症歸納於腦診之。殊可笑人。

八十五年。以治組織學及病床執務。兩俱不惡。得膺神經病理學講席。並賴蒲玉克幹旋之力。大學許給公費。遣學於外。是年秋。余赴法京。

余在巴黎大病院爲一徒衆。旅進旅退。無所欣動。一日。聞沙笥發歎。曩有德人。爲彼逐譯講錄。惜自普法戰後。久成睽隔。今新講錄又出矣。若得有人繼肩斯任。甚所願欲云云。余因上書沙氏自薦。函中大意。謂身於法文。苦患失語症。然殊自審。病在手口。而不在眼。如承見委。不敢方命。沙笑諾之。相接甚殷。漸許入室。以後彼有病床工作。輒令余偕。

近法人攻訐心解頗烈。余草本編時。且見此項法文論著不少。凡余及彼國學派之連誼。多所指摘。至謂余曩利用留法之期。密考雅璉之學說而盡通焉。條其心得。攘爲己有。今請鄭重言之。曩執役巴黎之年。雅氏之名。絕罕聞人提及也。

沙笥晚年治歇斯的利絕精。每爲實驗。余必在側。回憶從遊之樂。所遺印象。此最深刻。若者歇斯的利之病象。真而且當。若者恆人亦或有此。若者以催眠暗示。歇斯的利性之癢癢與拘攣。可得隨時造作。若者以術造作之象。出於自然。與夢中所見無異。皆一一余自察驗。略無疏漏。有時沙笥出其覩見。闔座怪異。余亦不免。甚且發爲疑問。求助其他宿學。以申己惑。沙氏每不惜勤爲詮釋。仁藹之中。寓以嚴決。余憶問對急時。氏爲循鬚慨然曰：『實乃如此。吾顧奈之何哉。』師言朗朗。永矢。

弗。諉。已。

前人之說。後人不盡可用。此公例也。惟吾於沙氏亦然。或以多經證發。理漸不確。或以驗具不精。當時無從詳覈。然其所貢於科學之精神。法式固仍有江河不廢之感也。吾將去法。請於吾師。願致力於狂癲。歇斯之利與風癲。尋常手足不仁諸症之異同。時吾自立一說。謂在歇斯的利起於肢體一部之癱瘓。與恆人所顯之象。——不由解剖——適相印合。頗欲得其究竟也。師許焉。如實論之。凡神經病之心理。在彼並無特嗜。師之所長。亦病理解剖而已。

余之返奧也。羈留柏林。可數十日。嬰兒病狀。頗加討究。以加索維慈、董理小兒公醫院於維也納。約余設立兒童神經病一科也。時巴金斯奇居德京有重名。頗加青眼。誘掖倍至。後共加氏爲醫數年。治小兒之一面及雙面腦癱。曾以重要論文。揭櫫於世。九十七年。洛特那格刊『治療學全書』。論癱一部委余。其殆因此。

八十六年秋。余卜居奧京。以醫行業。曩與一女約婚。家居待我。已四年矣。至是娶之。然非以未婚妻故。余早蜚聲藝林。今回憶之事。猶如繪。蓋在八十四年。知高根英。由植物之葉曰高根之用者。煉成。毒逾雅片。

者絕稀。余密治之。所及生理之效能。考驗將竣。而聘妻忽與吾期。自我不見。時已二載。無拒斥理。遂將高根英之驗化。匆匆結束。遠道就之。並草布論文。立爲預說。謂此藥應用之廣。不久可見。眼醫王石、吾友也。曾略以法示之。彼依方施之眼疾而效。比吾反也。見高根英局部麻醉之發明者。已有主名。但非王石。而爲吾別一友。曰柯勒。現居紐約、亦經不佞指點始明此物者也。於時德意志海敦堡方開眼科學會。柯勒以試於獸眼之徵效。草作報告。申請公認。實而論之。高根英有造於外科。爲功甚大。有人出尸其名。學問之道。良得。吾亦無所用其尤悔於吾妻矣。

無已。仍安居行醫。醫會要余。將所見習於沙笥。詳報於衆。余爲之大拂衆意。卽席以異端邪說見譏。內科醫班伯格主席。至公言吾說不值一錢。梅勒特右余。出爲排解。責令依己設想。在維也納搜求例證。再行敘述。余亦爲之。但主事各醫。當從其所轄。調取實例者。一例拒我。共習不許。旁觀且不願。一老外科醫大聲向余。『吾友。子殆狂矣。胞衣。子以子宮名之矣。——其然。豈其然乎。——如子之言。人又何來歇斯的利症乎。』吾婉告之。所求在病例爾。非以己之診斷強人同之也。然竟無效。居久之。余外於醫院而得一人。患歇斯的利半痺甚重。隨赴醫會。切指各候。是役也。幸免反駁。惟

依然淡漠。一無動心。己之新理。終無自邀諸名手之一顧也。事至顯白。且以吾爲歇斯的利之癡癡。覓出佳證。因羞致怒。更成乖異。未幾。腦解剖之試驗室。屏余門外。嚮在大學所據爲授學之資。頓歸消失。遂不得不退。然自克達倫。好抱殘叢。安於索居。孤陋以終矣。向後二十年間。余絕迹醫會。迄未一往。

人如以治神經病立業。爲治之具。不可不備。於是吾之長物。不外二事。一電氣治療。一催眠。至云水治。於靜療固便。財用不足。未遑鋪設。吾電氣房中。陳列葉爾培之名作幾滿。凡神經徵候之治法。殆無不載。不幸一入吾手。神奇化爲腐朽。無所可用。號爲親考實驗而得者。以不佞觀之。一與海市蜃樓無異。由是德意志第一流神經病學者之鴻著。其無當於鍼膏起廢之用。較之坊間所售之埃及夢書。其間不能以寸。余雖痛之。而信守專家。遲回不舍之迷惑。於焉醒却。亦未始不無一得。善哉麥畢阿斯之言曰。『神經電治。如誠有效。此由醫生之暗示致然。非電之本身有何功力。』畢氏未爲是語以前。吾固已棄電療如遺矣。

至於催眠之術。吾用之比較得手。始爲學生。目擊磁氣家韓生演驗於衆。受術者全身強直。自

初至終。凝然未動。催眠顯相之真。稿不欺。吾早信焉。未幾。海登韓立說張之。謂此之爲術。甚有科學根據。催眠之家。推爲祭酒。然居久之。當時精神病諸名宿。指訾不遺餘力。云是詐。騙行險。眩人之爲。凡催眠卓卓之效。若輩閉目不肯一觀。仍自若也。吾在巴黎。曾見人施殄術。殄即催眠之謂。字借王充論衡。就病者之身。造作諸象。隨而移去。諸臻自然。毫無阻害。其在南瀉。有一學派。專以暗示治疾。至須行殄與否。隨事而爲。並無成見。然俱足以達其勿藥之的。績效彌著。凡此皆吾所親歷。心摹力追。息息不敢忘。由是吾之開業初期。置其他恍忽無著之心理療法不問。專以催眠暗示之法。爲重器。有不期然而然者已。

以斯之故。器官神經諸疾。吾惟有棄之不治。然棄而棄耳。何妨之有。一則隨時醫之後。求已斯疾。絕無可望。二則人患器官神經。與患神經者相較。爲數遠遜。維也納私家醫生之門。神經病人之屢恆滿。且甲醫無效。移而就乙。數之增殖。尤不可計。非惟此也。以殄術本身而論。勝境無窮。令人嚮往。人生之力無限。至此始篤信之。衆驚頌曰。君誠神仙人也。廣譽之生。與尤驚舉。然術之缺漏。亦不爲少。向後吾當說明。中有二義。請先指之一。殄術非能不擇病者而施。二。如本人有所不願。深殄之

界。卽無由達。八十九年。吾以窮治殄術。躬往南瀉。留數十日。黎治保年高藝美。其行術於貧家婦子。吾親見之。白罕在病院中所爲實驗。吾一一周察。感印深刻。不可爬梳。以謂人精神間有一密道。深藏未露。迄未能明。以術發之。大是人力可爲之事。時有女子患歇斯的利症。家族無如之何。以託於吾。女天資絕高。理無不喻。吾曾以殄術之力。令知人類爭存之道。自有其真。一切隱痛。俱得移去如法。惟不久病相仍至。勢成翻覆。余疑識力不透。施術之際。女乃未詣沉眠玄靜之域。此往事也。今求已其疾。招之來瀉。請白罕試之。試之屢矣。亦無大效。彼坦然告余。其依暗示出人於疾。大抵就病院之設備爲之。私治於外。固未嘗有。余因引與深談。多所悱憤。白罕之名作。一曰暗示論。一曰暗示徵效論。余並以譯事自任矣。

自八十六至九十一年。余學未見有進。著述無可稱道。在此期間。寒家人口日增。生事岌岌。殫力於是。未遑專業。九十一年。始與吾友李治、合著兒童腦癰論。刊布之。同年有爲醫學字書者。倩余詳著失語症一文。以其時李翁敦韓擅名此症。而彼局於病源之地。未敢輕移一步也。後余草一小冊子。題曰失語症論。工夫卽基於是。自時厥後。余又返於學問之途。有終焉之志已。

第二章

余治。珍。術。與。諸。家。微。異。其。嚮。蓋。眠。時。諸。候。覺。時。全。沒。卽。有。亦。至。不。完。厥。故。安。在。余。每。於。術。中。推。而。尋。之。時。手。祇。知。以。束。縛。馳。驟。病。者。爲。能。事。夫。徒。恃。禁。令。而。不。明。指。要。豈。不。同。於。方。士。符。呪。之。爲。哉。吾。謂。舉。凡。病。相。醫。生。謀。以。單。調。之。暗。示。法。量。移。焉。者。允。當。由。流。及。源。窮。其。本。始。匪。惟。行。醫。之。權。能。所。在。抑。亦。求。真。之。理。智。所。需。

余爲此驗。所經如下。在蒲玉克試驗室中。忽遇普羅乙爾。傾蓋之餘。深相契合。普氏者。一錚錚有聲之家庭醫也。討究學術。亦彌深至。曾著『呼吸論』及『均衡器官論』言器官均衡相應保持常態之理。二書爲時所稱。長余十四歲。更事既多。探理絕銳。與吾私交。日趨厚重。家人生產之艱。且賴彼爲之支柱。至言共學。情分尤密。賞奇析疑。殆無虛晷。夫所貴夫友者。以互益也。自與普氏交。吾之受益。遠逾於彼。心解之。卒有成友之力也。此等恩義。殆不知胡以酬之矣。

始余未赴巴黎。普羅乙爾已將所驗於歇斯的利者見告。大抵別有新則。以得深、窺、歇、症、之、因、若、意。時八十逮八十二年間也。雅璉之造詣如何。尙無聞焉。又普氏恆手錄病史。向余宣讀。余於神經症候。不覺識解大進。當言倘到巴黎。必攜此就正沙笥。後余固未爽約。惟本師於吾所提。不加獎藉。吾亦竟未逕理其說。閣置甚久。

比反奧京。吾乃重申普氏舊義。志求切證。所治病女。慧而有學。以愛父深摯。侍疾之際。致罹此患。普羅乙爾先診之。病在痲痹而帶拘攣。又心流停阻。用成惛亂。諸象雜陳。頭緒甚復。普君探察既久。意計忽起。原夫女之重爲心累者。以有情感。醞郁之狂想也。儻得一法。令彼蘊念積思。傾瀉於言。心境爲之開朗。良未可料。於是普氏殄之。導將胸中塊壘。一一道出。俟其心房亂象。漸次廓清。普氏更以同一之法。移砭肢體諸苦。惟此女也。亦若他病夫然。覺後。詢各候之所自來。瞠不知答。醒眠兩感。殆無相與之誼。真情何在。獨於殄境可得循覽。且源委井井。一無遮翳。由是以知此之症候。純由調獲病父而起。情之所鍾。餘根尙在。一加回憶。本象復生。觀於病徵所指。皆同一轡。旨趣昭哲。無可致疑。當女盤旋病父床前。內蘊之思。突來之感。勉強壓抑以爲常。此思此感。其後逐一於徵相表之。

今之徵相乃由前者同一情實。反覆屢經層層疊積。成此總和較之夢景之條爾來至遙爲凝密術者爲之造設幻境使於殄中重見原象並令當時壓抑之思之感隨情紬繹乙乙傾吐徵相因而淘洗以去不復再見應爲理勢之所可至此普羅乙爾求治女疾之途徑也。殫精耗時不知凡幾卒底於成事良足慶。

病者愈矣。且全健矣。殄術之效彰矣。然行術之際。有一暗礁。普羅乙爾迄未明言。彼胡不出己見。裕材於學。寶而懷之。且不我告。吾誠未解。姑不具論。惟問普氏治癒一人。取得孤證。推而放之。是否皆準也。以吾觀之。普氏樸實說理所表悉爲根本大義。吾不信有何歇症。經人委細檢證。其法將不中效。雖然。此想像爾理而無驗。終未爲得。於是本之普氏。漸以同術施諸病身。八十九年。復從白罕遊。於催眠暗示確有真實力能之處。甚深刻念。自後行殄之外。幾於不用他術。如是者數年。凡可殄之歇症。功效盡同。無有例外。積證彌夥。均與普氏曩之紀述相近。吾因建議。願共草一書布之。普初不欲。旋亦許諾。時雅璉已將己之新識。如追溯歇症於日常行事。及依殄術移洗症象諸理。著錄行世。故吾書尤不可緩也。九十三年。『歇相心徵論略』出版。九十五年。『歇斯的利詳論』繼之。